

水滸續集



# 水滸後傳目錄

- 第一回……………阮統制威舊梁山泊……………張別駕激變石碣村
- 第二回……………毛孔目橫吞海貨……………顧大嫂直斬豪家
- 第三回……………病尉遲閒住受餘殃……………樂廷玉失機同入夥
- 第四回……………鬼臉兒寄書羅重禍……………趙玉娥錯配遇多情
- 第五回……………老管營少妾殺命……………撲天鵬奮僕株連
- 第六回……………飲馬川羣英興舊業……………虎峪寨門法辱黃冠
- 第七回……………李良嗣條陳因賜姓……………鐵叫子避難暫更名

- 第八回……燕子磯玉貌惹奇殃……寶帶橋金蘭逢故友
- 第九回……混江龍賞雪受祥符……巴山蛇截湖徵重稅
- 第十回……黑吏貪贖賠錢縱獄……豪紳聚斂加利償民
- 第十一回……駕長風羣雄開霸業……射鯨魚一箭顯家傳
- 第十二回……金鼉島興兵圖遠略……暹羅城危困乞和親
- 第十三回……翻海舶天涯遇知己……換良方相府藥佳人
- 第十四回……安太醫遭讒先避跡……聞參謀高隱款名賢
- 第十五回……大征戰耶律淳奔潰……小割裂左金弓獻詩
- 第十六回……潯陽江悶和酒樓詩……柳塘灣快除雪舟恨
- 第十七回……穆春血濺雙峯廟……扈成計敗三路兵
- 第十八回……鎮三山遭冤人登雲……焦面鬼謀妻落枯井
- 第十九回……啓兵端輕納平州城……逞神力奪轉唐貌甲

- 第二十回……呼延灼父子透重圍……美髯公良朋解險厄  
第二十一回……撲天鵬火燒禹慶寺……小旋風冤困滄州牢  
第二十二回……破滄州豪傑重逢……困汴京奸雄遠竄  
第二十三回……跨青驪英雄尋退步……演六甲兒戲陷神京  
第二十四回……換青衣二帝慘蒙塵……獻黃柑孤臣完大義  
第二十五回……野狐鋪正言折王進……大名府巧計救關勝  
第二十六回……小相逢古殿話新愁……大征戰松坡獲全勝  
第二十七回……渡黃河叛臣因授首……進鵠酒狹路巧相逢  
第二十八回……橫衝營良馬識故主……靖忠廟養卒奉英靈  
第二十九回……還道村法斬郭道士……紫髯伯術護美髯公  
第三十回……陰陽設計鐵扇離殃……南北兩寨金鰲聚義  
第三十一回……馬國主遊春逢羽客……共丞相訪道遇番僧

- 第三十二回……慶生辰龍舟觀競渡……寫寶位綺席進霞丹
- 第三十三回……薩頭陀役鬼燒海船……混江龍誓志守孤城
- 第三十四回……大復仇二兇同授首……權統攝傑士盡歸心
- 第三十五回……日本國借兵生靈……青霓島煽亂興師
- 第三十六回……振國威勝算平三島……建奇功異物貢遐方
- 第三十七回……徐神翁詩驗金鰲島……宋高宗駕困牡蠣灘
- 第三十八回……武行者敍舊六和塔……宿太尉敕封暹羅王
- 第三十九回……丹霞宮三真修靜業……金鑾殿四美結良緣
- 第四十回……大聚會弟兄同宴樂……好結果君臣共賦詩

## 第二十一回

撲天鵬火燒萬慶寺

小旋風冤困滄州牢

却說曇化和尙我相未除，毒心更熾，自去請了金兵到飲馬川，思量即刻踏平山寨，泄了毒氣；誰知緊閉寨門，寨斷山路，並不出戰，焦躁了一日；次早又到山邊耀武揚威的搦戰，只不見出來。那些皂鵬旗大半去邨中擄掠資財，姦淫婦女，曇化又拘束不得。到下午時分，精神厭倦，正要回營，忽聽得一聲砲響，李應呼延灼楊林樊瑞飛下四騎，四五百嘍囉，來到陣前。那曇化身軀胖大，騎一匹白馬，手執渾鐵禪杖，有六十多筋重，宛如魯智深轉世，罵道：『你這夥梁山泊殺不盡的殘寇！敢來攪我清淨法門！』金朝大兵到此，快下馬受縛。

李應喝道：『剝不盡的禿驢！敢來尋死！』挺鎗便刺。曇化輪禪杖來敵。鬪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呼延灼忍不住，提雙鞭助戰。那和尚毫無懼怯。又鬪了多時，那金兵嗚嗚的吹動笳聲，直衝過來。楊林樊瑞率嘍囉混戰，互有損傷。天色已晚，各自鳴金收兵。曇化退到十里松。

李應等回寨，說道：『那禿厮果然驍勇，我同呼將軍兩個剛剛敵着。』朱武道：『曇化武藝高強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敵。明日再守一日，不要出戰，只在山上搖旗吶喊，綴住了他，另遣一枝兵從山背後下去，竟攻萬慶寺。那寺裏必然空虛，先破了他巢穴，再差兩路埋伏。那和尚聞知，必然回兵去救，我這裏追去，必獲全勝。』

衆頭領盡皆稱善。李應便請呼延灼徐晟呼延鈺楊林去破萬慶寺，裴宣蔡慶樊瑞杜興分兩路埋伏，自與朱仝對陣追趕。

分撥已定。三更時分，呼延灼裴宣等各引嘍囉下山。楊林引路。裴宣等四人埋伏在寺前二里之外松林裏。呼延灼等領三百嘍囉到寺門，聽得大殿上做晨朝功課。衆

囉把寺門打開，一湧而入。

寺裏只留得一二十個老弱粧戒律強吃齋的禪和子，并些火

工道人。

呼延灼等一齊動手，逢着便殺，霎時間，屍橫滿地。

楊林就要放火。

呼延灼道：

『且慢！』

寺內必有積蓄，搬回山寨，都有用處。』

三百多人到庫房，方丈各寮遍處搜尋，取出若干的陳年好酒，薰腊火肉，鮓鯨海錯，菓品蔬菜，油鹽等物；又有金銀緞疋，衣服布帛，銅錫器皿，米麥豆麵，不可勝計。尋到後邊，又有一條曲折深街，黑洞洞的。點了火把照進，有一扇石門。打開看時，內有幽房密室，花竹繽紛，麝蘭氤氳，藏着十來個年少尼姑，二十多個有姿色的婦女。見打進來，都在睡夢裏扒起，衣褲都穿不迭。也有尼姑披着女衫的，也有婦女拖了僧鞋的。見衆人闖進，都跪下哀告道：『我們盡是良家，被和尚拐騙來的，晝夜輪流姦宿，要出去不能夠。求老爺饒命！』

呼延灼喚出，教鎖在一間空房裏，把錦帳繡被玩好之物，一齊取出。嘍囉便炊飯煮肉，打開好酒，儘意的吃。都醉飽了，伏在兩廊，專等和尚回來。

却說曇化復引金兵到山邊，又不見一人，山頂大吹大擂，搖旗吶喊，不覺怒氣填胸。正無可奈何，只見寺裏幾個和尚，滿面灰塵，汗流浹背，如飛的起來喊道：『堂頭不好了！一班強盜把寺打破，常住搶光，大衆都殺了！有一個強盜頭現坐在方丈裏。我們幾個因在外巡山，逃得性命，起來報知。』

曇化聽得，頭頂上失了三魂，腳底下走了六魄，忙叫回兵。山上李應朱全見陣腳動了，知道萬慶寺已破，統兵追下，喊道：『禿賊休走！』緊緊追來。

曇化無心戀戰，到三岔路口，那隊皂旗金兵不顧和尚，從東去了。曇化一發勢孤，只得奔前。將到寺前，一聲砲響，松林裏轉出裴宣樊瑞杜興蔡慶四尊好漢，一字擺開，喝道：『快留下驢頭！』

曇化並不同言，輪禪杖竟打。後面李應朱全已是追到。曇化心慌，拖了禪杖衝去。裴宣等護他過去，只把這些僧兵真如砍瓜一般。

曇化將到寺門，呼延鈺徐晟雙馬飛出。曇化前後不能抵敵，被徐晟一鎗刺着右肋，跌

下馬來，衆嘍囉拿來綁了。

李順到殿上，一同坐下。

呼延灼說：「密室內藏着許多尼姑婦女，並搜出葷酒等物。」

押過曇化來，問道：「你既出了家，當慈悲爲本，清淨爲心，怎麼貪淫好殺？何苦與我們作對？這萬慶寺是胡太后香火院，受列朝供養，是大宋的土地，是大宋的人民。金兵南來，勝敗未分，你爭先去投順，引兵來攻山寨，是何道理？又暗藏婦女，恣啖酒肉，你也受用得夠了！莫說我們容你不得，就是菩薩金剛也要努目了！」曇化道：「不必多講。只求速死。」

楊林立起，拿刀要砍。李應道：「佛家弟子，不可加之刀刀，有個妙法送他西歸。」喝

令叟囉把寺中所有之物盡數搬運上山，放出尼姑婦女，教他各自認路回家。發放已畢，然後把曇化綁在殿柱上，放起火來。看看火逼近來，樊瑞道：「你這個和尚今日圓寂了，可惜沒處尋善智識封龕。」我道士竟與你下火。」乃作偈曰：

曇化！曇化！諸善不修，衆惡盡作。朝酣酒肉，高坐蓮臺；夜棲婦女，同歸極

樂。便好殺人放火，兼曾趨炎使詐。咦！這回送上三昧神光，掃盡六根齷齪！

又有名賢作詩嘆道：

世間何物最堪憎？  
蠹國殃民莫若僧。  
梁武捨身朝見滅，  
漢明作俑禍旋興。  
低眉菩薩慈悲少，  
努目金剛忿怒增。  
更有一般堪惡處，  
姦淫陰毒罪難勝。

却說衆頭領俱在寺門外立馬觀石。霎時間，透上萬道紅光，焰騰騰火趁風威，如金蛇閃掣，眼見得那髮化茶毗了。李應等馬上加鞭，同回山寨，椎牛餉士，大排筵宴慶賀。

正在歡暢之際，忽小喽囉報道：『有一戴院長要見。』李應忙叫請進。戴宗走到衆頭領皆下階相迎，見過禮，就請上坐。

戴宗道：『小弟已在嶽廟裏出家，百念皆灰。誰知樞密府奏加原職，再三勉強下山，軍前効用。往來傳遞文書，受盡辛苦。及至同京，辭別還山，重貫又苦苦相留，說已題授本宮提點，候下勅命。不料王黼又開邊釁，納了平州守將張穀，金人來責敗盟，郭藥師做了鄉導，分道南侵，直渡黃河，把東京圍住。那朝臣主和主戰，紛爭不已。幸得兵部侍郎李綱力陳

守禦，檄河北河東關陝勤王之兵。老种經略相公和姚古耿南仲之師已屯城下了。差我發詔各處催促。因此先到大名府。

『誰道太守劉豫心懷不軌，投順金朝，粘沒喝許他立爲中國之主，哄得他傾心吐膽，向着北朝，不唯不肯發兵，連各處詔書都焚燬了，將我趕出，還要把我解到金營。虧我走得快，只是失了詔旨，回京不得，思量到滄州投奔柴大官人。數日前因浪子宰相李邦彥力主和議，與粘沒喝講定，割了三鎮，再要一百萬金子，五百萬銀子犒師，先在京城內搜括巨室富商的財物，不夠十分之一，就差使臣到各州縣搜括，若有藏匿不獻者，全家處斬。』

『這個旨意傳到滄州，那太守高源正是高濂的兄弟，因前日宋公明破了高唐州，害他滿門良賤，柴進撞着冤家對頭，高源要與高濂報仇，湊着奉旨的大題目，要他三千兩金子，一萬兩銀子。那裏得來？這樣亂世，太祖皇帝的誓書那裏還講得起？拿到州裏，三日一比，連家眷通監禁了。我到牢中去看他，再三致囑衆弟兄救取性命，故特到此。』

李應道：『柴大官人義氣最重，征方臘回來，雖不曾面，書信長是往來。既然有難，豈可

不救？  
煩衆兄弟莫辭勞苦，到滄州走一遭。」就點一千兵同呼延灼、楊林、呼延鈺、戴宗、徐  
晟進發，囑托朱仝、樊瑞等道：「倘金兵來與變化復仇，只宜堅守，不可出戰。緩急之間，戴院  
長往來通信。」戴宗道：「前日高廉有妖法，宋公明使我去請公孫先生，受盡跋涉，今高源  
若作妖法，喜得公孫先生現在，不勞再請了。」李應道：「煩院長作起神行法，先到滄州通  
信與柴大官人，使他安心守耐，我等兵馬在路還有幾日方到。」戴宗依允，作法先去了。

却說那高源是狡詐之徒，極有思才，手段最辣，也曉得飲馬川好漢是柴進舊相識，恐怕  
來攻城，先把城垣修築，柵木堅牢，城裏城外，編着保甲法，盤詰奸細，城門出入，盡用小票照驗，  
甚是嚴緊。探得飲馬川果然有人馬到來，拽起吊橋，城門開定，傳令統制團練等官，領兵各  
守汛地；又點民兵登城，堆垛石塊、灰瓶等物，晝夜隄防。

却說李應等兵馬到了城下，戴宗來見道：「城內水泄不通，並不容人出入，進去不得。」

李應週圍看了一遭道：『城池雖小，却是堅固，急切難攻。且遠遠圍住，再作算計。』

却說高源全身披挂，親自巡察，分付官兵，不許出戰，只是堅壁清野，待這千賊寇糧盡力弛，方可追他。李應等一連三日，無計可施。

那高源坐下州衙，傳進兩院節級牢子分付道：『柴進這厮慣會結連山寇，謀爲不軌。向年使黑旋風李逵打死殷直閣，我那大老爺也把他監禁在牢裏，只是下手不早，反被他通着梁山泊賊寇引兵到來，攻破高唐州，全家受害。今是奉聖旨搜括金銀，並非公報私仇，他又約飲馬川餘黨來侵犯，這是背逆朝廷，罪在不赦了。我想那些賊寇不過徇舊日情面，故來搭救。你們今夜將柴進盆吊死了，明早把屍首拋出城外。他們見柴進死了，難道真有甚麼生死交情？自然敗興而回。我自計擒他，速速下手，不可遲誤，天明立等回話。』節級牢子領了鈎旨下廳。那兩院節級，姓吉，名孚，爲人仁恕，雖在公門，肯行方便，心裏沉吟道：『那柴大官人是個金枝玉葉，仗義疎財，真是好男子。州官將奉旨爲名，明是要報

私仇。今夜要害他性命，如何下得？眼見天下大亂，這州官的冰山也將次倒了。何不救

了他？却是一樁的老大陰騭。』以口問心，算計定了，就穩住小牢子，說道：『相公鈞旨要

盆弔柴進，且未可行事。他身邊有的是銀子，待我再去哄些出來，與你們用度，直待五鼓下手。』

衆牢子盡皆歡喜。吉孚到牢裏對柴進道：『大官人，你知喜信麼？』柴進道：『我在

牢裏，知甚麼喜信？』吉孚道：『飲馬川貴相識已領兵到城下攻打三日了。』

柴進聽見，喜動顏色，便問道：『勝負若何？』吉孚道：『州裏相公到有主意，只是高壘

深溝的緊守，並不出戰。』柴進道：『若是這等，攻打也無益。』吉孚道：『還有一個喜信，

不好說得。』

柴進只道有其解救，急問：『怎麼不好說得？』吉孚道：『方纔領相公鈞旨，道前年在

高唐州留你性命，不早下手，致被梁山泊攻破，殺害他哥哥全家，今夜分付牢子，把你盆弔死了，拋屍城外，飲馬川兵馬自然退去。』

柴進聽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一字也說不出，淚如泉湧。吉孚道：『哭也無益，你身邊有銀子，拿些出來，我與你調度。』柴進道：『還有一百多兩，盡數送你。我死之後，煩你保全我的家眷罷，我在九泉，也得瞑目！』吉孚道：『奉旨搜括金銀，若隱藏不納，全家處斬，那裏保全得來？若是我有了銀子，也保全不得自己。』柴進道：『不消說了，只累你買口棺木盛殮我罷。』就取出大包銀子遞過。吉孚道：『這不難。』接了銀子，竟出監門，到使臣房裏。那些小牢子還坐着等。

吉孚把二十兩分給衆人，又將二兩置辦三牲福物，說道：『祭了青面聖者，吃了散福酒，然後動手。』衆牢子得了銀子，俱喜攢攢去分了。

到三更時分，將牲醴香紙，祭賽青面聖者。吉孚喚柴進道：『你也來拜拜，要聖者引出，免得魂沉獄底。』柴進道：『死在頃刻，拜之何益！』只不動身，眼睜睜看吉孚同衆牢子儘量的吃。

吉孚拿一分福物，一壺酒，對柴進道：『你也受用些，做個飽鬼。不是我不救，奈上命差。

這，概不由己。你叫我買棺木盛貯，明日把屍首拋出城外，貴相識不忍，自然好結果你的。不必掛心。」

柴進見吉孚這等說，冤苦填塞，如萬箭攢心，那裏吃得下，連哭也哭不出了，如死人一般，呆呆等着。吉孚側耳聽，離樓已打四鼓，提鈴喝號，巡視獄官已過，對小牢子道：「此時好下手。」喝道：「剝下衣服！扁札起來！」衆牢子七手八腳，拿麻繩的，取套索的。

正要套上頸項，吉孚道：「且慢。」晚上又領相公鈞旨，道：「臨時用刑，可再到衙內，還有甚麼言語分付。你們且看守在這裏，不可睡着。我去稟覆一聲就來。」提燈籠，出監門而去。柴進此時倒無別念，惟打點嘗這上路滋味。

不一時，吉孚叫開獄門。柴進聽得，魂已輕輕飛舉半空。只見吉孚手內執着一根火簽，急急走來，說道：「這相公好不鶻突帳！又要帶柴進到內衙去，另有發落。你們且伺候着，恐怕也要叫進內衙。把獄門鎖好，還有許多重犯，恐怕走失。」即解柴進綁縛，穿上衣服，提了燈籠，牽了柴進，竟出獄門，往一小巷。偏走到府門口，叫守門的開了門，說道：「奉相